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二百三十八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閔學洙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二百三十七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軍禮五

出師一

蕙田案先王不得已而用師師必以律律與禮相爲表裏者也師出不以律猶無師也律不以禮猶無律也故出師之際禮尤重焉今

集經史及諸家之言列出師一門此書以議禮非言兵也故行陣擊刺之事從略而於類禡宜造命將誓師及凱旋宣捷諸儀節則加詳焉正史之外采唐五代會要開元禮政和新儀通典通考明集禮會典附益之

易師卦師貞丈人吉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

衆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
或輿尸大無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
未失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
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
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
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子曰師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義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以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大易紀聞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重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爲害此皆六五之君得與師之

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六
爻中出師駐兵將兵將將與奉辭伐罪旋師班賞無
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也

謙卦六五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利用行師征邑國
朱子語類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
用侵伐利用行師曰老子言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大
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如必也臨事而

懼皆是此意

豫卦豫利建侯行師

程子曰豫順而動也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離卦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程子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能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無微不至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于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去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書肩征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仲虺之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傳弱

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

康王之誥太保芮伯咸進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

傳言當張大六師之衆

周禮春官大宗伯大師之禮用衆也

鄭氏鍔曰五軍以為師以師統軍以軍統旅以旅統卒以卒統兩以兩統伍上下相統聞鼓進聞金止此

大師之禮以用

衆故欲其同

夏官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馮弱犯寡則青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
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
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

滅之

注馮猶乘陵也言不字小而侵侮之青猶人青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

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鐘鼓以往所以聲其罪

鄭氏鈔曰青王氏謂誣其爵命削其土地若人青瘦未免與下削之相似青如易有災青之青用兵治之使若青災不能逃其患也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注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

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王氏昭禹曰及師大合軍謂命將或王親征之時

鄭氏鏐曰大合軍旅非以肆暴也以行禁令所以申明乎九法也以救無辜所以明王者之仁也以伐有罪所以明王者之義也

禮記曲禮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陳氏澔曰治軍旅左右之局非禮則威嚴不行

右師名義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

陳氏澔曰天地大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其殃也宜哉

季夏之月不可以起兵動衆

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陳氏澔曰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詰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殘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

右出師時令

周禮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

易氏被曰若有強梗弗率者負固弗服者與夫侵犯王略而自干天誅者天子于是親帥六師方伯連帥

從焉謂之大師大司馬掌其戒令則方伯連帥以至軍將帥師莫不受戒令焉

鄭氏鏐曰或謂用師則大司馬為大將固掌號令以指麾六軍矣此言若大師則掌其戒令者蓋此乃王

親出征之時也王自出軍則王自將號令皆出于王大司馬惟掌戒令則專治六師之法而已

詩小雅常武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

事因以為戒然

詩緝嚴氏槩曰此詩王親征淮北之夷及徐方也召
公既平淮南之夷未幾淮北之夷復挾徐方以叛宣
王于是親征之召公慮其徂
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之

蕙田案親征之事如黃帝之征蚩尤及夙沙

氏夏啓戰甘之師武丁荆楚之伐皆是也湯

南巢之戰武牧野之戰亦屬親征而其事又

別後世如隋之征高麗唐太宗之征突厥宋

真宗景德澶淵之師與明成祖之征蒙古本

雅實哩阿魯台衛拉特瑪哈穆特等英宗之征也

先武宗之征宸濠或有合于奉辭伐罪之義
或徒出于窮兵黷武之爲孰得孰失史有明
文學者折衷于經可也

右親征

禮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馬氏晞孟曰征與殺先王所以致天討弓矢鈇鉞先
王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必俟天子之賜然後得以
征伐者臣無有作威所用則君之賜而已以征對殺
則殺爲重以弓矢對鈇鉞則鈇鉞爲重諸侯之出討
有罪未賜斧鉞而有所
不敢殺則亦征之而已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
后誓于師三旬苗民逆命益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矧
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
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傳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
疏釋言干杆也據器有武有

文俱用以為舞而不
用於敵故教為文也

書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
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

林氏之奇曰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
權以號令天下羲和黨惡于羿胤侯承王命徂征之

以剪羿羽翼故終仲康
之世羿不得以逞也

詩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

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

民之王

詩緝嚴氏彙曰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先駐兵國都
依憑此在京之師以為聲勢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

密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
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
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鼎鼎崇墉仡仡是
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朱子詩傳述文王伐崇之事

棫樸淠彼淫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詩緝嚴氏絜曰三章述戎事之得人也文王之時北
有獫狁之難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遣戍以討之必

渡涇
水也

豳風東山序東山周公東征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

箋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

何氏借曰朱子云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甚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返首尾又自三年也
案逸周書作雒解云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羣三叔祿父者奔管叔經而卒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
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竹書成王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

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遣其君子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此則東征之役斧斨破缺蓋歷三年也

蕙田案金縢篇孔安國傳以我之弗辟為刑辟之辟并即以居東二年為東征誅管蔡之事鄭康成詩箋以弗辟為避而以居東二年為避居東土蔡仲默因之竊謂一聞流言遽興兵而東誅二叔恐周公未必專擅如此惟避居二年積誠相感王心稍悟然後作鴟鳴

以開解王心及乎風雷感泣發匱得書皮弁
親迎之後乃敢用我斨我斧奉王命而致討
居東二年征東三年自是二事豈可併為一
談也古雖有專征之禮然如孔傳說適足為
亂臣藉口當從康成為是何氏據逸周書竹
書證之疑或然也

破斧序破斧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

書費誓序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

誓

傳徐戎淮夷並起為寇于魯故東郊不開魯侯征之于費地而誓衆

詩秦風小戎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

右諸侯專征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蕙田案王制所說類宜造之禮凡二見其一為巡守之禮其一為征伐之禮鄭康成皆注云其禮亡則三代以上儀節之詳已不可見然散見各經者尚多今採取特備唐及明諸儀甚詳今略撮其要以備考

又案孔疏爾雅所釋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故釋為師祭不謂餘文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

之類故尚書舜典云肆類于上帝是也或以

巡狩事類告天亦謂之類故王制云天子將

出類乎上帝是也

周禮春官大祝大師類上帝則前祝

注前祝大師自前祝也王出將有事

于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疏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曰大師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以行大祝先告王後也臨也

王氏安石曰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此師祭也所謂類上

也帝

鄭氏鍔曰凡此事大祝處前告神故曰前祝

王氏昭禹曰大祝前于羣祝

肆師類造上帝則為位

鄭氏鍔曰上帝至尊不可以瀆因其事類然後告祭故名曰類類者上帝之祭造者祖廟之祭此曰類造上帝何也蓋王者出征所至以事類告天故兼言之非常祭故為之位蓋肆師主立國祀之禮耳

孔叢子問軍禮先期五日太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齋戒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

司馬法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

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諸侯懷海外來
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
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
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
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然
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
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書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帝神后請罪有夏以與

爾有衆請命

蔡傳立壯夏尚
黑未變其禮也

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禡

注類出師
祭上帝

爾雅釋天是禡是禡師祭也

注師出征伐
禡于上帝

書泰誓予小子夙夜祗懼類于上帝以爾有衆底天之

罰

蔡傳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
告于天地神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

詩周頌桓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孔叢子問軍禮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

通典梁武帝天監初陸璣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謂征討得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欲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璣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幣反亦如之

北齊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表更衣乃

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
類于上帝

隋大業七年征高麗於宮南類上帝積柴燎壇設高祖
位于東方帝服大裘而冕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
諸軍受胙畢帝就位觀燎乃出將發帝御臨朔宮親受
節度遂出

唐開元禮皇帝親征類于上帝 纂嚴前一日本司承
制宣攝內外諸司各隨職備辦施御幄於太極殿北壁

下南向如常守宮設羣官文武次于東西朝堂如常儀
陳革輅及玉輅以下車旗之屬如常未明一刻開諸宮
門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其
日平明留從之官悉集朝堂次侍臣服平巾幘袴褶其
將帥等及從行之官亦平巾袴褶留守之官公服上水
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各列于殿庭上水三刻
通事舍人引羣官俱詣閣奉迎皇帝服武弁服侍衛如
常即御座南向坐典儀唱再拜羣臣皆再拜訖中書令

承旨勅百寮訖通事舍人以次引羣官出侍中跪奏禮畢俛伏興皇帝降御座乘輿入自東房侍中從至閣

齋戒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諸應告之官及羣官客使等各於所司及公館諸軍將各於正寢俱清齋一宿餘如郊祀儀 陳設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園丘

儀社設大次于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向設告官等次以下如祭社之儀 又設軍將次於

外堰南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懸燎壇羣官版位等並如告圓丘之儀又設將軍位於應南每等異

位重行北面西上軍將門外位於南壇外道東西向北

上社軍將位次于社宮北門之外道東俱南向北上設樂懸等如祭社儀又為瘞塢三于樂之北如常又前

二日奉禮設御位于北門內當社壇南向設太史等奉血幣位于塢北如常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又齋郎以罇

坵壘洗筐畢未明十五刻烹牲如常蒼牲二每一座一入設皆如祭配坐禮烹牲于廚

用黑牛二齋郎以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各服其服升豆取毛血如常

設神座如常儀鑾駕出宮皇帝武弁乘革輅備大駕

及嚴鼓侍中奏請發內外器服皆如常儀前後備六軍

薦玉帛其日未明二刻下至太常卿引皇帝至內壝

門並如巡狩園丘親告儀

天地大樽二實以沈齊明水實于上樽山壘二一實立酒

為上一實清酒玉幣以蒼唯無禮部尚書太常卿陪從

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

常卿與博士俱退立于左

太常卿前奏請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以下

至奠玉帛訖降壇還版位樂止並如巡狩親告儀進

熟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以下至皇帝

降壇還版位謁者引司徒降復位並如巡狩園丘親告

儀

宜社自行司徒降復位以上同巡狩告社儀

皇帝既降壇謁者引諸軍將

詣壇東階升進立於天帝神座前北面西上

宜社立于太社神座

前南面
西上
初軍將升太祝帥齋郎以爵酌福酒進立於軍

將之西東向北上

宜社于軍將
東西面南上

軍將俱再拜受爵跪祭

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

授軍將受以授齋郎軍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

齋郎受爵復于坵軍將俱興再拜謁者引軍將降復太

祝各進跪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

衆官在位者皆再拜

已飲福
者不拜

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

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燎燔以下至燔祝版並如

巡狩親告儀

宜社自皇帝再拜以下至燔祝版並如巡狩告社儀

鑾駕還宮如

郊社儀

宜社同

遼史禮志將出師刑青牛白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獨樹無獨樹即所舍而行之

明大政紀洪武四年正月丁亥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

明會典天子親征祭告天地洪武三年定凡祭告天地前期擇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輅備六軍以牲犢幣帛祭

告作樂行三獻禮

右類上帝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宜乎社

鄭氏鍔曰祭社曰宜蓋以事宜而祭之非春秋之所報此國內之禮

汪克寬經禮補逸宜出兵祭社之名社所以神地道
主陰先王建國左祖右社大社在庫門之內右國社
亦在公宮之右皆尚陰也陰主殺故誓社而田因田
而習軍旅出征祭之稱其義也然征既宜于社而又

類于上帝造于祖禰何哉蓋生殺非王者所得私也
類于上帝明奉天討也造于祖禰示受命于廟不敢
自專也曰類曰宜曰造祭雖先後不同合周官王制
泰誓言之其義各有攸當也

周禮春官大祝大師宜于社則前祝

注則前祝大祝自前祝也王出將有

事于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疏軍將出宜祭于社

王氏安石曰案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所謂宜于社也

孔叢子問軍禮先期五日太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齋

戒既筮則獻兆于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

司馬法興甲兵以討不義乃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

川冢社

書泰誓宜于冢土

祭傳冢土
大社也

春秋成公十三年左氏傳春三月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劉子

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
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
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
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
執膳戎有受脰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
反乎

疏宗廟之祀則有執膳兵戎之祭
則有受脰此是交神之大節也

通典隋大業七年征高麗煬帝遣諸將於薊城南桑乾
河上築社稷二壇設方壇行宜社禮帝齋于臨朔宮懷

荒殿與告官及侍從各齋于其所十二衛兵士並齋帝服袞冕玉輅備法駕禮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

唐開元禮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宜于大社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諸告官致齋於社所守宮設告官以下位各於常所諸將位於社宮北門外道西東向南上右枝清掃內外又為瘞埴二於南門內壇西南如常奉禮設告官以下版位如常儀設諸將位於北門內當太社壇南西面東上諸將門外位於北門外道西東向南

上郊社令帥其屬設罇壘玉帛等如式執罇壘者位如常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先具牢饌質明告官等各服其服太史令諸社令升設神席良醞之屬入實罇壘玉

幣

大壘及配座象罇實醴齊立酒各實于上罇玉社稷兩珪有邸幣以元一丈八尺

奉禮帥贊

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就位贊引引告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告

官等入謁者引諸將俱就門外位告官入訖謁者引諸將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大將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還本位諸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謁者引告官詣大社壇升北面以下至奠玉幣酌飲福受祚如巡狩告社攝事儀初告官詣稷壇贊者引諸將詣大社壇升西陛進立於大社神坐前南面東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郎以爵酌福酒進諸將東西面立諸將皆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

興諸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諸將受以授齋郎諸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於坵諸將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詣太稷壇飲福受胙如大社儀訖還本位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引出初諸將出諸祝各進跪徹豆以下及告官望瘞玉幣至禮畢如巡狩告社儀若凱旋唯陳俘馘及軍實於北門南面其告禮如上儀祝版燔於齋所

蕙田案此開元所定命將宜社禮天子親征

宜社禮已見前類帝中彼此互見

明會典洪武三年定天子親征宜于社前期擇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輅用牲犢幣帛作樂行三獻禮其儀同春秋祭社稷之儀軍將俱飲福于太稷廟

蕙田案諸侯出師有宜社造禰之禮此在周禮王制無文而杜佑通典有之未詳所據今不另列此條

右宜社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造乎禰

注造至也至考廟也

鄭氏鏞曰祭祖曰造蓋特造至而祭之非四時之常享此國內之禮

汪氏克寬曰造造而告之之祭也告于祖禰告以道其事而致其敬也考之王制又曰受命于祖泰誓曰受命于文考此蓋因造告卜于廟受命于祖考而後征也

周禮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二曰造

注大師者六軍親征

之稱出必徧祭七廟取遷廟之主而行

大師造于祖則前祝

王氏安石曰司馬法曰將用師乃造于先王所謂造于俎也

蕙田案王制之造但祭考廟周禮之造徧祭
七廟二說互相備

司馬法興甲兵以討不義乃造于先王

唐開元禮皇帝親征告于太廟齋戒將告有司卜日

皇帝清齋及應告官清齋等並如巡狩告儀又諸軍將

各於正寢清齋一宿若在營齋于軍幕諸衛令其屬守廟門工

人俱清齋如常儀陳設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廟

儀又設軍將次於南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

懸前一日設御座及從駕官位如巡狩告廟儀又設軍將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入壘洗大告日未明十五刻烹牲等並如巡狩告廟儀 鑾駕出宮

皇帝服武弁服乘革輅前後備六軍嚴鼓並准大駕餘

同園丘儀

晨裸

巡狩告廟同

饋食皇帝既升裸下至獻

九室訖降復位並如巡狩告廟儀又皇帝既降謁者引諸軍將升自東階進立於睿宗大聖至孝皇帝室戶前北面西上初軍將升諸太祝各帥齋郎以爵酌壘福酒

進立軍將之東西面北上以下至啐奠降復位如類上
帝儀軍將登作諸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以至燔版于
齋坊如類上帝儀 鑾駕還宮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
奏請解嚴將士不得擅離部伍皇帝仍武弁乘革輅還宮如常儀
明會典洪武三年定天子親征造于太廟前期擇日皇
帝服武弁乘革輅備六軍祭告太廟每廟用牲幣行三
獻禮其儀皆同時享軍將飲福于皇考之室

右造廟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于所征之地

注禡師祭也為兵禱疏案釋

天云是禡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為師祭也謂之禡者案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禡為祭地非也

杜氏佑曰禡于所征之地者則兼黃帝蚩尤之神若田狩但祭蚩尤而已

陳氏禮書黃帝與蚩尤戰于版泉軍法之興始于此故後世祭之

路史史記逸周書大戴禮文所云炎帝赤帝皆謂蚩尤而書傳舉以為榆罔失之

日下舊聞說蚩尤者不一孔子三朝記大戴禮記以為庶人孔氏小司馬氏以為諸侯應劭以為古天子

或以為炎帝之後或以為九黎之君或謂殺之于中冀或謂殺之于青丘或謂殺之于凶黎之谷傳聞異辭並存焉可也

詩大雅皇矣是類是禡

朱子詩傳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章氏侗曰漢書稱高祖祀黃帝蚩尤于沛廷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豈軍法之興始於此故後世祭之歟

爾雅釋天是禡是禡師祭也

注師出征伐禡于所征之地疏禡祭造兵為

軍法者為表以祭之禡周禮作貉貉又或為貉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傳祠兵者

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注祠兵祭也左氏作

治兵蓋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

丘氏濬曰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有二義一則祀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卒始此

漢書高祖本紀秦二世元年高祖乃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旗幟皆赤

郊祀志高祖徇沛為沛公則祀蚩尤釁旗鼓

應劭曰蚩尤好五兵

故祠祭之求福祥也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
臣瓚曰案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

蕙田案王制明有禡祭臣瓚以為無祭事謬

矣

高祖本紀二年立蚩尤之祀於長安

郊祀志武帝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

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錡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

太史奉以指所伐之國

師古曰以牡荆為幡竿而畫幡為日月龍及星

蕙田案此以太乙為旗神

後漢滕輔祭牙文恭修太牢潔薦遐靈推轂之任實
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敬建高牙神武攸託雄
戟推鋒龍淵灑鏑

晉顧愷之祭牙文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
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兩儀有政四海有王奉命
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簡揚
神武恭行帝罰長殲醜虜維德是依維人是輔

蕙田案此祭黃帝蚩尤五兵

宋鄭鮮之祭牙文潔牲先事薦茲敬祭崇牙既建義
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逆
順幽辨忠孝顯節凶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上京凱
歸西蕃神器增輝四境永安

隋書禮儀志後齊天子親征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
牢將屆戰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為壇
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

徹牲柴燎

開皇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次於河
上禡祭軒轅黃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大業七年征遼東行幸望海鎮於禿黎山為壇祀黃帝
行禡祭詔太常少卿韋霽博士褚亮奏定其禮皇帝及
諸預祭臣近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為
埋炤神坐西北內壇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
帝軒轅神坐於壇內置甲冑弓矢於坐側建槊於坐後

皇帝出次入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宮

唐開元禮親征禡于所征之地將祭有司卜日前祭一日皇帝齋於行宮應祭之官齋於祭所近侍之官與從祭羣官及諸軍將皆於軍幕齋一宿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壘門齋一宿尚舍直長施大次及羣官軍將等次如類上帝儀又為瘞埴於神座西北內壘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奉禮設御座東面西向設望瘞位於神座西南當瘞埴北上設諸祭官位於御位東

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一位於神座西南東向一位於神座東南南向設奉禮位於祭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垣西南上設從祭羣官位於祭官之南俱重行西向北上設軍將於南廂重行北向西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皆於東壝之外道南從祭羣官位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向西上軍將位於南壝外道東重行西向北上兵部侍郎建二旗於南門外

去門三十步

郊社令帥

府史及齋郎以罇坵壘洗篚畧入設於位犧罇二象罇

二山壘二皆於神座東南俱北向西上

罇皆加勺畧有坵以置爵

御洗又於酒罇東南設諸將壘洗又於東南北向設篚

畧如常

篚實以中爵

執罇壘者如常設幣篚於酒罇之所祭

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先備特牲之饌

牲以

未明四刻

郊社令奉熊席入設黃帝軒轅氏神座於壇內近北南

向兵部侍郎置甲冑弓矢於座側建稍於座後未明二

刻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壘及幣

犧罇實以醴齊象罇

實以盞齊山壘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酒如玄酒各實于上罇

大官令帥進饌者實諸

籩豆簠簋未明一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壘籩者入當御座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壘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行掃訖引就位皇帝服武弁之服詣祭所諸將與從祭之官皆戎服陪從如常駕將至謁者引行事之官皆就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下馬之大次郊社令以祝版進御如常謁者贊引各引從

駕羣官及諸將俱就門外位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及從祭羣官諸軍將等次入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入門仗衛

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立

每立定太

常卿與博士退立于左

太常卿前奏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

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

凡取物者

皆跪俛伏而取以奠物
則奠訖俛伏而後興

太常卿引皇帝進神座前北向

立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東向進皇帝受幣太常
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
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還版位西向立伺衆
官拜訖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謁者
引司徒出詣所司徒奉俎皇帝既復位太官令引饌入
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還本位太
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壘洗侍中黃門侍郎贊洗

授巾爵並如常儀謁者引司徒進立於罇所齋郎奉俎

立於司徒之後皇帝洗爵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執

罇壘者

舉

侍中贊酌醴齊訖太常卿引皇帝進軒轅氏

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

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

文臨時撰訖興

皇帝再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罇

受

福以授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啐奠爵

受胙至還本位如常儀謁者引亞獻上將詣壘洗盥手

洗爵酌盞齊奠啐受福如上訖還本位謁者又引次將
終獻如亞獻儀太祝進徹豆如式奉禮由賜胙以下至
望瘞位禮畢還大次並如常其寘土垣東西各四人若
備六軍及嚴鼓作止如類告之禮

唐書禮樂志皇帝親征禡於所征之地則為壇再重以
熊席祀軒轅氏兵部建兩旗於外壇南門之外陳甲冑
弓矢於神位之側植稍於其後尊以犧象山罍各二饌
以特牲皇帝服武弁羣臣戎服三獻其接神者皆如常

祀瘞而不燎

蕙田案以上俱以軒轅為所祭之神

大學衍義補唐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立六纛入境
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賜藏之公
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
神祀

丘氏濬曰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於此

陳子昂禱牙文萬歲通天二年三月朔日清邊道大

總管建安郡王某敢以牲牢告軍牙之神蓋先王作
兵以討有罪姦慝竊命戎夷不龔則必肆諸朝市大
戮原野我皇周子育萬國寵綏百蠻青雲干呂白環
入貢久有年矣契丹凶羯敢亂天常乃蜂聚丸山豕
食遼塞宴安鳩毒作為欃槍天厭其凶國用致討皇
帝命我肅將王誅今大軍已集吉辰叶應旄頭首建
羽旆前列夷貊咸集將士聽誓方俟天休命為人殄
災唯爾有神尚殲乃醜台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

龍星流彗掃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
我天子之德允乃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哉無縱世
讎以作神羞

唐柳宗元祭蠡文惟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於
蠡神惟昔澧有大特化為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葺頭
是為兵主用以行師漢中蚩尤亦作靈旗既類既禡
指於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雖有古典今棄不用
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蠡黃孽保固虐人俾茲太平

猶用戎律天子有威威施於下惟守臣某董衆撫師
秉羽元刃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爰薦求牛庶無留行
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於神明傷夷大命無敢私顧
惟克勝敵以全天兵去茲蠱賊達我涵育收厥隸圉
役於校人海隅黎獻永底於理無或頓刃以為神恥
獨孤及祭燾文年月日都統江淮之南節度觀察處
置等使戶部尚書李烜謹以少牢之奠致敬於六燾
之神天地不仁神明無親惟德是與若響之答敢有

象龔滔天構釁稱亂國有明罰神其舍諸賊劉展假
寵多難敢包狼心竊發蠱毒將敷害於上下神祇使
東溟揚波羣動昏墊皇帝震怒按劍受鉞命我上將
底天之伐於是虎牙鷹揚之臣虵矛犀渠之羣橫行
而東我伐用張月羽雲旗以先啓行方將歷潯陽下
南陵收京口掃建業斮梟獍以釁鼓俘鯨鯢為京觀
俾萬里浪破三象霧廓今以令月吉辰釐駕即路是
用邀福於爾有神敢告無靡旗無絳驂無汰輶無償

車命五將護野萬靈並轂令天地氛祲望風掃除魑魅魍魎罔不帥俾莫我敢遏為神祇羞

宋史禮志禡師祭也軍前大旗曰牙師出必祭謂之禡後魏出師又建纛頭旗上太宗征河東出京前一日遣右贊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少牢一祭蚩尤禡牙遣著作佐郎李巨源即北郊望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酥蜜餅果祭北方天王

蕙田案此分蚩尤禡牙為二

文獻通考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
征請出宮前一日遣官祭蚩尤及禡牙於地並用少牢
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宋史禮志咸平中詔太常禮院定禡儀所司除地為壇
兩壇繚以青繩張幄帟置軍牙六纛位版版方七寸厚
三分祭用剛日具饌牲用太牢以羊豕代其幣長一丈
八尺軍牙以白六纛以皂都部署初獻副都部署亞獻
部署三獻皆戎服清齋一宿將校陪位禮畢焚幣饗鼓

以一牢

蕙田案此不祭蚩尤

遼史景宗本紀乾亨二年十月辛巳將南伐祭旗鼓

聖宗本紀統和六年九月癸卯祭旗鼓

元史憲宗本紀憲宗七年詔諸王出師征宋夏六月謁
太祖行宮祭旗鼓

明會典洪武元年詔定親征遣將諸禮儀以為古者天子親征則類於上帝造於祖宜於社禡於所征之地祭

所過山川若遣將出師亦告於廟社禡祭旗纛而後行
於是諸儒議上今牙旗六纛藏之內府其廟在山川壇
每歲仲秋祭山川日遣官祭於旗纛廟霜降日又祭於
教場至歲暮享太廟日又祭於承天門外俱旗手衛指
揮行禮

禡祭儀一齋戒皇帝清齋一日大將陪祭官以下皆如
之一省牲前期二日設皇帝大次於廟庭之東省牲位
於南門外前一日導駕官同太常寺導駕詣大次皇帝

服通天冠絳紗袍至省牲位廩犧令率其屬牽牲自東
西行過御前省訖牽詣神厨太常卿奏請詣神厨視鼎
鑊滌溉訖遂烹牲駕還大次一陳設前一日執事設神
案於廟殿中之北軍牙位東立纛位西設籩十有二於
神位東三行西上豆十有二於神位西三行東上簋籩
各二於籩豆間簋東籩西鉶三登三於籩豆前俎三於
登鉶前香案於俎前爵坫於香案前沙池於爵坫前設
酒尊所於廟庭東幣篚位於酒尊北爵洗位於尊南御

洗位於爵洗南墜坎於神位西北設席於坎位前上置酒并椀五雄雞五以俟酹神設御位於廟庭之南正中北向大將及陪祭官從後異等重行丈東武西皆北向一正祭是日清晨建牙旗六纛於神位後旗東纛西皇帝服武弁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皇帝自左南門入就位贊禮唱迎神大樂作太常卿奏鞞躬樂作奏拜興拜興平身樂止傳贊同贊禮唱奠幣行初獻禮太常卿奏請詣盥洗位皇帝至盥洗位搢圭盥悅訖出圭請詣爵

洗位搢圭執爵官以爵進受爵滌爵拭爵訖以授執爵
官再進爵亦如之出圭請詣酒尊所搢圭執爵官以爵
進受爵司尊者舉巵酌醴齊訖以授執爵官再進爵亦
如之出圭請詣軍牙神位前爵幣前行皇帝陞廟壇樂
作至神位前奏跪搢圭三上香奠幣三祭酒奠爵出圭
樂止讀祝官跪讀祝於神右訖太常卿奏俯伏興樂作
奏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請詣六彝神位前禮同復位亞
獻終獻不奠帛讀祝餘皆如之訖贊禮唱飲福受胙太

常卿奏詣飲福位奏鞠躬樂作奏拜興拜興平身樂止
奏跪搢圭飲福受胙訖出圭奏俯伏興樂作奏拜興拜
興平身樂止復位贊禮唱徹豆樂作掌祭官各徹豆樂
止太常卿奏皇帝飲福受胙免拜贊禮唱陪祭官皆再
拜傳贊訖贊禮唱送神太常卿奏鞠躬樂作奏拜興拜
興平身樂止傳贊同贊禮唱望燎讀祝官取祝捧幣官
取幣掌禮官取饌詣望燎所太常卿奏詣望燎位燎舉
執事殺雞刺血於酒椀中酌神燎半太常卿奏禮畢仍

同導駕官導引還大次內設爵洗位滌爵拭爵上香祭酒神前再拜賜胙免拜等儀後並省

大政紀洪武元年十二月庚寅立旗纛廟

明會典旗纛凡各處守禦官俱於公廨後築臺立旗纛廟設軍牙六旗纛神位春祭用鷺螯日秋祭用霜降日祭物用羊一豕一帛一白色祝一香燭酒果先期各官齋戒一日至日守禦長官武服行三獻禮若出師則取旗纛以祭班師則仍置於廟儀注與社稷同但瘞毛血

望燎與風雲雷雨等神同仲秋祭儀洪武二十六年定
霜降同一齋戒二日一省牲牛一羊一豕一陳設神七
位南向旗頭大將六纛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
金鼓角銃砲之神弓弩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
五猖等衆犢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簋盞各
二帛七黑二白五禮神制帛共設酒尊三爵三酒盞三
十篚一於壇東南南向祝文案一於壇西一正祭贊引
引獻官至盥洗所盥洗教坊司奏樂典儀唱執事官各

司其事贊引贊就位典儀唱迎神樂作樂止贊引贊四拜陪祭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細樂執事捧帛爵進贊引引獻官詣神位前奠獻訖贊詣讀祝位贊跪樂止讀祝訖奏樂贊俯伏興平身贊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執事官捧爵贊引引獻官詣神位前獻訖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唱飲福受胙以下如常儀歲暮祭儀一陳設羊一豕一果五爵三帛一朔望日祭旗神儀一陳設羊一豕一無帛一正祭贊引引

獻官就位贊四拜贊初獻禮贊跪贊讀祝訖贊俯伏興
平身贊亞獻禮贊終獻禮贊四拜贊詣焚祝所訖贊禮
畢

明史禮志旗纛之祭有四其一洪武元年禮官奏軍行
旗纛所當祭者乃建廟於都督府治之後以都督為獻
官題主曰軍牙之神六纛之神其二歲暮享太廟日祭
旗纛於承天門外其三旗纛廟在山川壇左初旗纛與
太歲諸神合祭於城南九年別建廟每歲仲秋天子躬

祀山川之日遣旗手衛官行禮其正祭旗頭大將六纛
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金鼓角銃礮之神弓弩
飛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五猖等衆凡七位共一
壇南向皇帝服皮弁御奉天殿降香獻官奉以從事祭
物祀先農帛七黑二白五瘞毛血望燎與風雲雷雨諸
神同祭畢設酒器六於地刺雄雞六瀝血以釁之其四
永樂後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每月朔望神機營
提督官祭於教場牲用少牢凡旗纛皆藏內府祭則設

之王國祭旗纛則遣武官戎服行禮天下衛所於公署
後立廟以指揮使為初獻官僚屬為亞獻終獻儀物殺
京都

大政紀永樂八年二月以親征被於承天門遣官祭太
歲旗纛等神八月丁未遣官祭旗纛

春明夢餘錄旗纛廟建於太歲殿之東永樂建規制
如南京

明會典世宗嘉靖十八年南巡遣官祭旗纛之神用牲

醴制帛三獻如常儀

蕙田案以上俱祭旗纛

又案禡或云祭黃帝或云祭蚩尤鄭康成概
以為祭造軍法者似二說皆通矣但明季氏
本謂黃帝聖人蚩尤敢與拒戰逆臣也何得
與于祭其理甚正核而論之當以祭黃帝為
是隋唐皆專祭黃帝可謂得祀典之正者乃
後世復有變而以旗纛之祭為禡祭者不知

其說之何所據太白陰經曰大將軍中營建
旗纛天子六軍故用六纛以旄牛尾為之在
左驂馬首不言其有祭黃帝出軍訣曰牙旗
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凡始豎牙必祭以
剛日亦未嘗以此為禡祭惟晉顧愷之文始
以黃帝蚩尤與牙合而為一考史記裴駟集
解引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
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

絳帛民名為蚩尤旗此則其說之所自起歟
夫以祭造軍法之人而變而祭牙旗又因旗
神而及太乙五兵又或兼祭蚩尤與旗神紛
紛之制皆非古也今並列之以備擇又禡有
三出征而禡一也田獵而禡二也無事而禡
三也丘瓊山曰至所征之地而既有其祭則
無事之時必有其祠可知矣今以無事之禡
類附于此而田獵之禡另入田獵一門

右禡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

注告祖也

蕙田案孔疏謂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其禮在類宜造禡之前于經文次序既不合且康成亦無明說疏文並無確據不可從

書泰誓予小子受命文考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春秋隱公十一年左氏傳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

于大宮

注魯鄭共謀伐許授兵賊車馬也大宮鄭祖廟也蓋授兵車于祖廟也凡出師必告于祖廟而

奉遷廟之
主以行

蕙田案既已造禰又必受命于祖禮似近於
煩數蓋古人出師必載遷廟之主僅造于禰
未得奉遷廟主也禰至親也遷廟主則至尊
也出師大事宜臨之以尊不特豐于昵而已
又案此諸侯告祖廟禮諸侯禮考之於經不
具故不另列

隋書禮儀志皇太子及大將出師則以豸豚一釁鼓告

廟受斧鉞訖不得反宿于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將伐陳
內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于太祖廟

高祖本紀開皇八年冬十月甲子將伐陳有事于太廟
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為行軍元帥以伐陳
十一月丁卯車駕餞師乙亥行幸定城陳師誓衆

遼史禮志將出師必先告廟乃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
曰道路曰軍旅

蕙田案受命于祖之禮後世鮮行之者蓋與

造祭混而為一略採一二事以見其概

右受命於祖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于學

注定兵謀也

疏受

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
成于學者謂在學謀
定之謀在于學裏故云受成于學

蕙田案類宜造禡告廟告學之次第見于王

制差為可據而諸家之說參差不一孔叢子

問軍禮篇先宜社次受成于學次類上帝隋

禮儀志先宜社次類上帝次禡通典載北齊

之制先造廟次宜社次類上帝次禡皆與王
制不合今一以王制為定司馬法先後之次
與王制略同司馬法乃古書班史入之周禮
之後可信也

又案受成于學之禮後世亦不行

右受成於學

五禮通考卷二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二百三十八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軍禮六

出師

詩小雅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傳王殷王之南仲文王之

屬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 箋王使南仲為將率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采薇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患以天子之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大雅大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

傳師太師也鷹揚如鷹之

飛揚也涼佐也

變尚父呂望也尊

稱馬鷹鷲鳥也涼武王者為之上將

江漢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朱子曰宣王命名虎平淮南之夷由江漢進兵因以起興首章述進兵也

常武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春秋僖公二十七年左氏傳晉侯蒐于被廬作三軍

注

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

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史記司馬穰苴列傳齊使司馬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日中會於軍門苴先馳至軍立表

下賈素驕貴夕時乃至苴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
皆股栗

太公兵法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詔之曰社稷安
危一在軍令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行之將既受
命乃命太史齋三日至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
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其將以柄
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其將以
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

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
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而必
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
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
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
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
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
中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

戰勝於外功立於內

淮南子兵畧訓凡國有難君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今國有難請子將而應之乃令太卜卜吉日君入廟門西面立將入廟門北面立君親操斧鉞授將乃爪鬣設明衣鑿凶門而出

孔叢子問軍禮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

面而揖之示勿御也然後告大社豕宰執服宣于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

漢書高祖本紀元年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因薦于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于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

通典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而推轂

晉書禮志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于朝堂
其後荀顛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依古
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隋書禮儀志周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常服乘
馬命大司馬賀蘭祥于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
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受甲

開元禮命將出師告于太廟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
一日諸告官致齋於廟所衛尉設告官以下次各於常

所右校掃除內外奉禮設告官版位於內外如常設諸將位於廟庭橫街南道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南上又設諸將門外位於南門外道東重行西向北上太廟令整拂神幄又帥其屬以罇坩罌洗篚幕入設皆如常儀

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先具牢饌如常

其饌每室用特牲一太公廟用

酒脯醢

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

祝以下再拜入行掃除皆如常

自將告以下至此與太公廟儀同

贊引

引太廟令太祝官自東階升入開埒室奉出獻祖以下

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各引就位又贊引引告官以次

入就位立定

其先拜者不拜太公廟贊引引廟令太祝等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

廟令以下皆再拜升自東階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

太官令出帥進饌

者奉饌陳于東門外謁者引諸將以下入就位立定奉

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曰有司

謹具請行乃還本位諸祝取幣于篚各立于罇所

太官令以

下至此與太公廟儀同

謁者引告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室戶前北

向立太祝以幣進東向授告官告官受進入室北面跪

奠於獻祖座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訖次懿祖以下並

如上儀謁者引還本位祝還罇所

太公廟謁者引告官升東階詣太公座前

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授告官告官受進北面跪奠于太公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告官當留

侯座受幣奠亦如之

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太階諸祝迎引於

階上各設于神座前訖太官之屬還本位訖太祝各還

罇所謁者引告官盥洗酌獻讀祝文自九室以下及飲

福受胙皆如常儀再拜訖謁者引告官降復位

太公廟奠幣訖

謁者引告官升自東階爵獻太公及留侯並如常儀

告官飲福將訖謁者引諸將

升東階進當皇考睿宗大聖貞皇帝廟室戶前北面西
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郎以爵酌福酒詣諸將之東西
面北上諸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諸將俱
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于坫諸將俛伏
興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復位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
皆再拜謁者引出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俛伏興還
樽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俱再拜已飲福受祚者
不拜太公廟無諸將拜獻之儀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訖謁者

進告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告官就望瘞至禮畢如常儀其置土埽東西各二人太廟令納神主如常儀祝版燔于齋坊若凱旋唯陳俘馘及軍實於南門外北面西上其告儀如上

宋政和五禮新儀命將出征儀 受旌節前一日儀鸞司設大將次於朝堂其日大將常服入就次執事者設褥位於東上閣門外階下設制誥箱於褥位之前少西持旌節者少南謁者引大將至就褥位北面立揖東上

閣門官宣有勅大將再拜躬聽口宣訖搢笏謁者二人持箱進于大將之前大將受訖次少府監執事者交旌節大將俛伏興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出文德殿門次端禮門入右昇龍門出宣德西偏門大將勒所部兵

衛并偏將裨將各建旗以正行列

大將建旗飾以熊虎偏將建旗飾以鳥隼

裨將建旒飾以龜蛇

執擎旌節并押節人騎士槍牌步兵樂工等

分左右前導至第引見其日早大將常服入就殿門

外次舍人引詣殿庭進當殿陞北面立揖躬大將再拜

興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引大將少前躬致詞歸位再拜
西出少頃舍人再拜再引大將詣殿庭進當殿陛北向
再拜訖引至東階揖升殿近御前之左大將奏事稟方
略訖降東階下殿再拜西出 造廟前期太史擇日太
常寺具時日散告諸司前告二日儀鸞司設告官以下
次於常所設大將次於南門之外道東西向前一日質
明告官以下赴祠所清齋行事執事官並集告官齋所
肄儀太祝習讀祝文眡禮饌香幣次贊者引監察御史

點向西上開瘞坎於西階之東北向方深取足容物設望瘞位于瘞坎之南告官大將北向監察御史東向奉禮郎太祝西向北上又設告官位于東階之東西向又設大將位於告官之南西向監察御史位於殿庭之南北向奉禮郎太祝大官令位於其後西上光祿卿位於監察御史之東北向又設監察御史之位於殿上之西東向奉禮郎太祝在東西向北上大官令於酒尊所北向告日未明大官令帥其屬實饌具畢引光祿卿入定

位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自西階

凡行事執事官升降階准此

點眡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閱陳設糾察不如

儀者光祿卿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引告官大將以下

詣東神門外虛揖位禮直官贊揖訖贊者引監察御史

奉禮郎太祝大官令先入就位次引告官并大將各入

就位立定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次引官闈令入室

搢笏於祔室內奉神主設於座

奉神主詣神幄內於後啓匱設于座以白羅巾

之履執笏退復執事位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直

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大官令升就位立定次引告官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執笏升詣僖祖室神位前搢笏跪三上香引奉禮郎搢笏西向跪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即以幣授告官訖執笏興詣次室以俟告官受幣奉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訖引告官以次詣翼祖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室奉奠並如上儀降復位少頃引告官再詣盥洗位北向

立播笏盥閱禮饌祝牲克臚

凡告官大將行事禮直官引餘官贊者引居還

齋所未後一刻大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引牲遂烹牲脯

後有司帥其屬清掃廟之內外告日前三刻禮直官贊

者諸司職掌各服其服贊者先引宮闈令入詣殿庭北

向再拜升殿開室訖太常陳幣篚於神位之左

幣以帛祝

版於神位之右置於殿香爐并合置於案上

御封香次設

祭器藉以席光祿實之每位左十有二籩為四行以右

為上

第一行魚鱸在前糗餌粉養次之第二行乾蓀在前乾棗棗形鹽次之第三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

之第四行獲在右十有二豆為四行以左為上第一行前艾粟次之芹菹在

前筍菹葵菹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韭菹醢食次之第三行魚醢在前兔醢豚拍次之第四行鹿鬻在前醢醢

糝食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腥七體兩脾在兩端兩肩兩脅并次之脊兩脾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

中一在豆前實以豕腥七體其載如羊又俎六在豆右為三重以北

為上第一重一實以羊腥腸胃肺離肺肺在上端離肺三次腸三胃三又次之一實以豕腥膚九橫載三

重一實以羊熟腸胃肺一實以豕熟膚載如其腥第三重一實以羊熟十一體肩臂臑肫脰正脊一直脊一長

脅一短脅一代脅一背二骨以並肩臂臑在上端肫脰在下端脊骨在中一實以豕熟十一又俎實以體其載

如羊皆羊在二在胙俎之北實以羊牲首槃一在室戶外之

左

實以毛血

斝以二一在鉶之前

實以太羹

一在籩之左

實以肝骨

鉶

三在斝之後籩豆之間

實以羹加芼滑

簠簠各一在籩豆外二

俎間簠在左簋在右

簠實以稻梁梁在稻南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南

設犧牲罇

一置於坫加勺冪置諸戶前楹間北向

實以內法酒

太常設

燭於神位前洗二於東階之東

盥洗在東爵洗在西

壘在洗東加

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

若爵之篚則又實以爵加坫

執壘篚者在

於其後又設虛揖位於齋宮內道南及東神門外告官

大將在南北向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大官令在北盥

手悅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
執事者執笏升詣僖祖酒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
執事者執笏詣僖祖神位前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告
官告官執爵跪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出室戶外北
向少立太祝搢笏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

祝文

隨時事撰述

執笏興復位告官再拜訖引告官以次詣翼祖

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室酌獻並如
上儀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曰再拜告官大將以

下皆再拜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祔室引宮闈令

搢笏奉神主入祔室訖

宮闈令先捧匱置于神位納神主于匱訖奉匱入祔室

次

引告官大將詣望瘞位有司詣神位前取祝幣置於瘞

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降望瘞位立定禮直官

曰可瘞置土半坎引告官以下復詣東神門外虛揖位

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大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

察御史升殿監眡收徹訖退宮闈令闔戶以降太常藏

祝版於匱若凱旋祭告惟陳俘馘及軍實於南門之外

北面東上其告禮並如上儀

蕙田案造禰受命于祖皆天子親征之祭故命將別有告廟之儀非煩瀆也然于經不多見惟唐宋特詳明制與唐宋大略多同故從略

文獻通考唐開元十九年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齊太公廟上元元年追封為武成王遣將出師則命有司告祭以牲牢幣行一獻禮

政和五禮新儀告武成王廟前期太史擇日前告二日儀鸞司設告官以下次於祠所又設大將次於廟南門之外道東西向前一日質明告官以下赴祠所清齋執事官並集告官齋所肄儀太祝習讀祝文眡禮饌香幣退告日前三刻禮直官贊者諸司職掌各服其服太常陳幣於神位之左幣以白祝版於神位之右置於坫香爐并合置於案上次設祭器藉以席光祿實之每位各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鷓犧尊一置於坫加勺冪於殿堂

上前楹間北向實以供內法酒太常設燭於神位前置
二洗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罌在洗東加勺
篚在洗西南執壘篚者位於其後開瘞坎於殿後之西
北壬北方深取足容物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告官北
向大將位於西東向奉禮郎太祝大官令位於東西向
南上設告官位於東階之東西向又設大將位於告官
之南西向奉禮郎太祝大官令位於殿庭之南北向西
上又設奉禮郎太祝位於殿上之東西向北上大官令

於酒尊所北向告曰未明大官令帥其屬實饌具畢告
官以下各服祭服贊者引奉禮郎太祝大官令先入就
位引告官并大將入就位立定禮直官稍前贊有司謹
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奉禮郎太
祝大官令升自東階就位次引告官詣盥洗位北向立
搯笏盥手悅手執笏升詣神位前搯笏跪三上香次引
奉禮郎搯笏西向跪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奉
幣授告官訖執笏興復位告官受幣奉奠訖執笏俛伏

興再拜降復位少頃引告官再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
盥手悅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
授執事者執笏升詣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告官
告官搢笏執爵執尊者舉罍大官令酌酒告官以爵授
執事者執笏詣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酒授
告官告官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次引太
祝詣神位前東搢笏跪讀祝文訖祝文隨時撰述執笏興復
位告官再拜訖降復位次引告官詣望瘞位有司詣神位

前取祝幣置於瘞坎引奉禮郎太祝降詣望瘞位禮直
官告曰可瘞置土半坎禮直官曰禮畢引告官以下退
明集禮遣將皇帝服武弁服御奉天殿授以節鉞就命
大將造祖廟具牲幣行一獻禮其宜社告武成王廟亦
如之於旗纛廟壇備牲牢幣帛行三獻禮大將為初獻
次將為亞獻終獻祭將畢則割雞瀝血於酒以酌神以
雞擲於四方

右命將告廟

告武成王廟附

周禮夏官大馭犯輶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輶遂

驅之

注行山曰輶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

云跋涉山川聘禮曰乃舍輶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

某氏曰輶即祭名故詩云取羝以輶王在車左大馭執轡居中祭則大馭下車祝神王自左執轡駐馬祝

畢登車受王轡乃驅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

注軹謂兩轆也軌車前軹

也疏此云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輶之時當祭左右穀末及軹酌僕者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左手執轡右手祭兩軹并祭軌祭訖乃飲飲者若祭未飲福乃轢輶而去

戎僕犯輶如玉輅之儀

王氏昭禹曰王以兵出故有犯輶之儀田輅不言犯輶則以戎輅見之

蕙田案大雅生民篇云取羝以輶毛傳云輶道祭也陸德明釋文云輶蒲末反說文云出必告道神為壇而祭為輶孔疏輶謂道神之祭此詩言后稷將行郊祀故祭道神則與出師無涉即周官大馭及儀禮聘禮所云輶皆不為行師但征伐乃出行之大者豈輶禮轉

可廢耶後世隋有此祭見通典隋書開元禮
則明著為親征而行宋明不聞行此闕之
觀承案后稷郊天此說最為非禮生民末章
乃据今日以后稷配天言之耳后稷肇祀句
則仍收轉第六第七章后稷烝祭輶祭而結
明以迄於今可以推其功德以配天也疏家
因上帝居歆之文而謂后稷自行祭帝於郊
其說必不可存

隋書禮儀志親征將發輒則輅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
委土為山象設埋埴有司剝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
薦脯醢加羊於輅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埴駕至
太僕祭兩軹及軌前及飲受爵遂轆輅上而行

唐開元禮皇帝親征及巡狩郊祭有司輅于國門車駕

出日右校先於國門外委土為輅輅為山象也又為瘞埴於

神座西北方深取足容物太祝布神座於輅前南向大
官令帥宰人剝羊郊社之屬設罇壘篚幕於神座之左

俱右向置幣於罇所駕將至太祝立於罇洗東南西向
祝史與執罇壘筐者俱就罇壘所立太祝再拜詣罇所
取幣進跪奠於神座興還本位進饌薦脯於神座前加
羊於軾西首太祝詣壘洗手洗爵詣罇所酌酒進跪
奠於神座前興少退北向立讀祝文訖祝文臨時撰太祝再
拜還本位少頃太祝帥齋郎幣爵酒饌物宰人舉羊肆
解之太祝拜載埋坩寘之執罇者徹壘筐席駕至權停
太祝以爵酌酒授太僕卿左執轡右受酒祭兩軹及軌

前

軾轅未
軌軾前

乃飲受爵而退遂驅駕轅轅上而行

右轅

周禮春官大祝大師國將有事于四望則前祝

疏有事
于四望

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
過大祝先告王後臨也

肆師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則為位

鄭氏鍔曰封者累土增高非山川之大神則無累土
為壇以封崇之禮兵之所在必增高以祭之非頓兵
之山川則無祭兵之所在則宜
有祭此非常祭故皆為之位

書武成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傳謂伐紂之時名
山華岳大川河

疏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
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
也行告也

真氏德秀曰王者之師代天致罰非其人得罪于天
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堪必不輕易以動衆也其始
也必以其人所積之惡所犯之罪以告于皇天后土
軍旅所至之地所經過之山川皆必致吾所以興師
及彼不可不討之意以告于神明苟揆之理反諸身
而有一毫利己之私一念忿人之意不合于天不順
于人決不敢輕舉焉孟子曰征者正也已必正而後
可以正人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也不正之事告
之人且不可况神乎神所不可聞者人決不可為
也一已為之且不可况役使千萬人而為之乎

唐開元禮皇帝親征及巡狩告所過山川前一日諸告

官俱清齋於告所執事者先脩除告所又為瘞埒當神

座之南如常大官令備牢饌

嶽鎮海濱用大牢中山川用少牢小山川用特牲若

行連即用酒脯

告日郊社丞布神座席於告所近北南向設酒

罇於神座之左面右設洗於酒罇東南向其執罇者

位如常奉禮設告官位於罍洗東南西向執事者位於

其後北上設奉禮位於告官西南東向贊者二人在南

少退所司實罇罍俎豆太祝實幣篚齋郎取豆血

幣帛以文

八尺各隨方色

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執罇罍篚罝者次入就

位謁者引告官以下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太祝以幣授告官告官受幣謁者引告官詣神座前北面跪奠幣俛伏興少退再拜告官復位大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大官丞以下還本位謁者引告官詣壘洗盥手洗爵訖引告官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罇告官酌酒跪進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

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

祝文臨時撰

訖興告官再拜太祝

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蹲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告官之右西向立告官再拜受爵跪祭啐奠爵反受胙以下望瘞等至燔版位並如常儀奠土則埽東西各二人

明會典洪武三年定天子親征祭所過山川有司卜日具牲幣皇帝服皮弁行一獻禮

右祭所過山川

周禮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

怠

注恤謂災危相憂民有凶患憂之則民不懈怠

黃氏度曰祭祀有誓軍旅有誓恤憂也使憂其事也

史氏浩曰誓所以警戒而歸之恤恤則無慢令致期矣怠何由而生

蕙田案十二教之誓康成及賈公彥皆以為凶荒之禮與出師無涉而黃氏史氏諸說解為軍中之誓其義兩通今從之

秋官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

之于軍旅

注誓于書則甘誓湯誓之屬

鄭氏鏞曰用兵然後有誓誓者折之以言使斷然必信湯誓泰誓作于用兵之時是也

王氏昭禹曰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而以軍旅為主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

曰車轅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

大史曰殺小史曰墨

注前謂所誓衆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

者謂出軍及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車轅謂車裂也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疏

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則條狼氏為之大言使衆聞之故云且命之誓僕右者僕太僕

與王同車故太僕職云軍旅贊王鼓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誓馭謂與王馭車者也

王氏安石曰條狼氏主誓者掌辟之官以禁止為事故也

王氏曰鄭氏以為誓者出軍及祭祀之事但為樂師與大史小史主禮樂之事故謂祭祀時耳不知皆誓之于軍也太師職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是軍有太師也太史職云太史抱天時與太師同車是軍有太史也小史職云凡軍事佐太史是軍有小史也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甘誓可見矣軍國異容祭祀之誓太宰掌之大司徒蒞之何預于條狼氏哉

王氏應電曰士師職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故此所誓專主軍旅而言

蕙田案康成以此誓兼祭祀兩王氏以此誓

專主軍中以士師職參考之兩王氏之說為

長

討士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疏大事者謂在國征伐之等聚

衆庶非諸侯之事也則討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

書大禹謨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

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傳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疏軍旅曰誓曲禮文也殺

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殺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

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

行天之罰

朱升旁訓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案有扈氏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

肅征維仲康肇位四海肅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肅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

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
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
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政典曰
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
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
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嗚呼其爾衆士懋戒
哉

蔡氏沈曰：胤，國名。征者，上伐下也。仲康丁夏之襄，羿執國政，能命胤侯掌六師，胤侯能承命討有罪，禮樂

征伐猶自天子出，故錄之。

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

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古傳

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使勿犯

疏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權脅之耳不于甘誓解之者以啟承舜禹後刑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于此解之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

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

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

弗可失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商王受力行無度
穢德彰聞天其以予乂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時厥明王乃大巡
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
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
民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獨夫受洪惟作威乃
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

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
迪有顯戮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
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
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
曰商王受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
天之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

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疏武王與紂戰

于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敎乃

甲冑敵乃干無敵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無敵不善傳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

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又云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嘆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

靜聽誓命言當善簡汝甲鐘冑斿蓋施汝楯紛無敵不令至攻堅使可用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

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傳誓其羣臣通

稱士也羣言之首言衆言之本要

蕙田案自三苗誓師以下皆致師之誓秦誓

一篇則還師之誓也孔穎達正義分書之例

為十五曰誓獨秦誓乃誓之變體與周禮所

謂士師五戒之誓司徒十二教之誓皆別

司馬法有虞氏誓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

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

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其志也

文心雕龍雷震始乎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
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帝世
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
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即檄之本
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
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
之以師武者也齊桓征楚詰包茅之闕晉厲伐秦責
箕郤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
文暨乎戰國始稱為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
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
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闡推轂奉辭伐罪
非惟致果為毅亦且厲辭為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
似攬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
其貫盈之數搖奸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之衝

摧折于尺書萬雉之城顛墜于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天不雕飾而辭切事明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奸閹擣養章容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疊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表黨之戮也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

蕙田案劉彥和雖云三代之誓宣訓我衆不
及敵人然三苗之誓及湯誓泰誓等皆數敵
罪狀不僅訓我衆也誓辭之體本同於檄又
或混於露布核而論之檄者致師之際聲罪
而致討露布者戰勝之後馳詞以揚功今不

另列移檄一條露布則另列其漢唐以下檄
辭不備載

右誓師

唐開元禮遣使勞軍將前一日執事者先設使者次於
營南門之外道右南向使者至謁者引之次使者將到
兵部先集大將以下於南門之外列左右廂俱重行北
向相對為首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
立於使者之北吏二人持制書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

面立定大將北面再拜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道入門而左持案者從立於幕前南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又謁者引大將以下入立於使者之南依左右廂俱重行北面對為首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大將以下俱再拜宣詔訖大將以下又再拜謁者引大將進使者前北面受制書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

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大將以制書授左右拜送使者於門外使者退大將入初使者出諸將以下以次出若賜衣物使者出次立於門外立定執事者以衣物立於案南俱東面北上使者入衣物隨入初大將受制書復位執事者以衣物遍授之大將以下受訖又再拜

右勞師

五禮通考卷二百三十八